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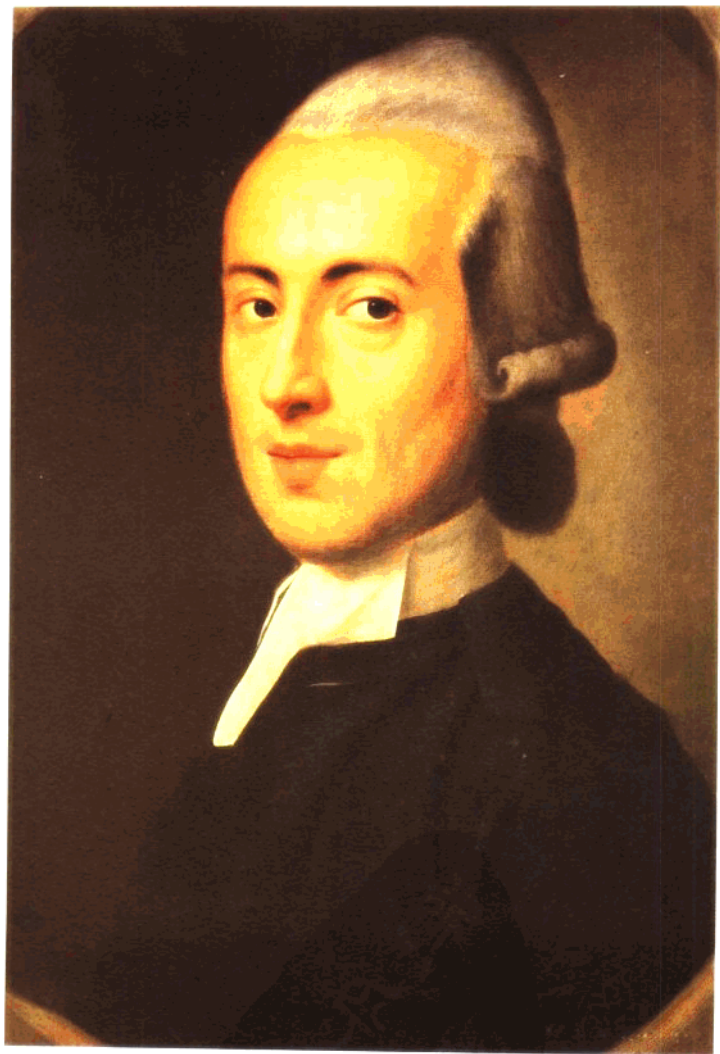
世界文学丛书



歌德文集
GEDE WENJI

10

河北教育出版社



歌德的挚友和导师赫尔德的油画肖像（1794年），由约翰·亨利希·威廉·蒂斯贝因绘制，现藏达姆施塔特市立博物馆。



歌德全家化妆画像。J·K·色卡茨绘于1762年。父亲化妆成牧羊人立于正中。母亲坐在他右边。旁边是小歌德和妹妹科尔内尼亚；后面远处是已夭折的兄弟姐妹的幽灵。



歌德在故乡法兰克福结冰后的美因河上锻冰（《诗与真》第十六章）



自 传

目 录

诗 与 真 (下)

第三部

第十一章

回到斯特拉斯堡	(3)
赫尔德的影响	(5)
到达塞森海姆	(7)
游戏	(8)
测绘牧师新住所	(10)
乡村的节日	(12)
迷信	(14)
与弗丽德里克通信	(15)
小说的有益与危害	(16)
同弗丽德里克结伴出游	(18)
弗丽德里克访问斯特拉斯堡	(21)
准备写学位论文	(24)
施普林教授的影响	(27)

法语学习	(30)
德国和法国的宪法及审美教育	(33)
伏尔泰	(35)
狄德罗和卢梭	(38)
法国戏剧	(39)
对自然体系的评价	(41)
莎士比亚的影响	(43)
棱茨	(45)
上阿尔萨斯之游	(48)
斯特拉斯堡大教堂	(50)
曼海姆博物馆	(51)

第十二章

返回法兰克福	(55)
迈尔克	(57)
有关德意志建筑艺术	(59)
《圣经》的历史和评论	(60)
哈曼	(63)
赫尔德的新任命	(67)
克洛卜斯托克的《学者共和国》	(69)
浪游者的暴风雨之歌	(71)
高等法院	(75)
韦茨拉尔的骑士宴会	(81)
反对贵族和民族的文学潮流	(84)
德国人的爱国心	(86)
北欧和希腊的神话	(87)
荷马	(88)
古代艺术理论的研究	(89)

《少年维特的烦恼》的缘起·····	(91)
耶路撒冷·····	(94)
看望吉森城的赫普夫纳教授·····	(96)
文学的季节·····	(98)
《法兰克福学术通讯》·····	(99)
施罗塞尔与柯莱尼娅订婚·····	(101)
告别了韦茨拉尔·····	(104)
第十三章	
沿着拉因河漫游·····	(106)
在科布伦茨市的拉罗希家里·····	(107)
亲密的通信·····	(108)
拉罗希先生和施塔迪恩伯爵·····	(109)
迈尔克到达科布伦茨·····	(111)
和迈尔克畅游莱茵·····	(113)
绘画·····	(114)
法律工作·····	(115)
七十年代的戏剧舞台和戏剧创作·····	(116)
剧作家兼演员施罗德·····	(118)
贵族成为喜剧和讽刺剧的对象·····	(119)
《葛兹·封·贝利欣根》·····	(120)
新的写作计划·····	(125)
维特的厌世情绪·····	(126)
英国文学的影响·····	(129)
耶路撒冷之死·····	(134)
《少年维特的烦恼》的成书·····	(136)
《维特》爆炸性的影响·····	(138)
哗众取宠的《少年维特的欢乐》·····	(139)

《维特》的诗意与真实	(141)
作者与读者	(142)
有关戏剧化问题	(143)
莫色尔	(145)

第十四章

狂飙运动的代表人物和追随者	(148)
续论伦茨	(149)
瓦格纳和克林格尔	(152)
初次邂逅拉瓦特尔	(156)
拉瓦特尔与封·克莱腾贝尔克小姐	(162)
知识与信仰	(163)
与拉瓦特尔一同赴埃姆斯	(164)
巴西多夫来到法兰克福	(165)
拉瓦特尔与巴西多夫的对立	(166)
结伴同游莱茵	(170)
雅各兄弟	(171)
今昔融为一体	(172)
科伦大教堂	(173)
科伦的雅巴哈府邸	(174)
斯宾诺莎的《伦理学》	(175)
杜塞尔多夫画廊上的荷兰画家作品	(178)
《穆罕默德》剧作的构想	(179)

第十五章

封·克莱腾贝尔克小姐	(182)
接近基督教兄弟联合会	(183)
永远流浪的犹太人	(186)
普罗米修斯	(189)



克内贝尔来访·····	(191)
谈论魏玛·····	(192)
莫色尔的《爱国主义幻想》·····	(193)
父亲的市民思想·····	(194)
伏尔泰和弗里德利希二世·····	(197)
神，英雄和维兰德·····	(198)
《普罗米修斯》和它的评论家·····	(200)
克洛卜斯托克访问法兰克福·····	(202)
策姆尔曼和他的女儿·····	(203)
外出还是成家立业·····	(208)
假夫妻游戏·····	(209)
《克拉维戈》·····	(210)
母亲对儿子的婚姻设想·····	(212)

第四部

开篇词

第十六章

斯宾诺莎及其影响·····	(216)
对斯宾诺莎及其主义的态度·····	(218)
出版商希姆堡盗窃著作权·····	(221)
德国的盗印者·····	(223)
我在犹太人街失火时的表现·····	(224)
穿着母亲的皮大衣溜冰·····	(225)
初次认识丽莉·····	(226)
眼科医生荣格到达法兰克福·····	(228)
荣格手术的失败·····	(229)
荣格的宗教道德观·····	(230)
荣格失望离去·····	(232)

第十七章

丽莉的少年故事·····	(235)
陷入丽莉的生活圈子·····	(236)
献给丽莉的两首诗·····	(236)
在约翰·安德烈家中·····	(240)
诗歌研究和法律事务·····	(242)
父亲的书记和帮手·····	(243)
即兴赋诗·····	(244)
筹备庆祝丽莉的生日·····	(245)
生日诗“她不来了”·····	(245)
丽莉的生日·····	(248)
露天的夜晚·····	(249)
德尔芙小姐促成我跟丽莉订婚·····	(251)
未婚夫的滋味·····	(252)
对我跟丽莉婚姻的疑虑·····	(253)
职业和前途·····	(254)
欧洲的政治事件·····	(255)
德国的政治和社会情况·····	(257)
《维特》、《葛兹》和上层阶级·····	(258)
胡腾致彼克海姆的信·····	(260)
法兰克福的政治、社会和宗教状况·····	(262)

第十八章

德国诗歌的韵律·····	(264)
汉斯·萨克斯·····	(265)
汉斯·沃尔斯特的婚礼·····	(266)
斯托贝尔格伯爵兄弟到达法兰克福·····	(269)
斯托贝尔格兄弟和阿雅夫人的应付手段·····	(269)

陪同斯托贝尔格兄弟赴瑞士·····	(271)
露天洗澡的丑闻·····	(272)
与斯托贝尔格兄弟认识的分歧·····	(273)
看望出嫁的妹妹·····	(274)
妹妹劝我与丽莉分手·····	(276)
在苏黎世与拉瓦特尔重逢·····	(278)
《看相术》·····	(278)
拜访博德迈尔·····	(280)
邂逅巴萨万特·····	(282)
苏黎世湖上遥念丽莉·····	(283)
在瑞士游山·····	(284)
瞻仰圣母修道院·····	(285)
徒步登临施维茨的哈根山·····	(288)
攀登里吉山·····	(289)
传说中威廉·退尔的遗迹——阿尔特多夫·····	(290)
乌尔塞伦山谷·····	(292)

第十九章

下榻客栈·····	(294)
美丽的意大利在向我们招手·····	(295)
遥想丽莉·····	(296)
退尔礼拜堂·····	(297)
瑞士人看不惯斯托贝尔格兄弟戏水·····	(299)
跟拉瓦特尔交谈·····	(301)
拉瓦特尔的奇特认识和鉴别能力·····	(302)
天才的两种概念·····	(306)
拉瓦特尔给斯托贝尔格兄弟看相·····	(308)
返回法兰克福与丽莉重逢·····	(313)

极其难受的处境·····	(314)
赋诗解忧·····	(316)
开始写《埃格蒙特》·····	(318)

第二十章

克劳斯来访·····	(320)
克劳斯和他的魏玛绘画·····	(322)
自然界中的魔力·····	(324)
《埃格蒙特》的构思·····	(325)
难以忘怀的丽莉·····	(327)
与魏玛公爵相会于法兰克福·····	(327)
误会·····	(328)
期待魏玛的马车·····	(329)
徘徊流连在丽莉窗前·····	(330)
去意大利旅行·····	(331)
路经海德堡德尔芙女士家·····	(332)
下定决心，奔赴魏玛·····	(335)

诗 与 真

——我的自传(下)

魏家国 译



第三部

当心不要让树
木高耸入云。

第十一章

回到斯特拉斯堡

在塞森海姆的那座亭子里，我讲完了故事，我把一般的事与难以想像的事完善地交织在一起，我发觉我的听众——那两个姐妹一直凝视倾听，她们完全陶醉在我的精彩叙述之中。她们恳切地请求我，给她们把这个故事写出来，以便她们能利用它经常相互复述，或给别人叙述。我满口应承了，我希望能借口再次前往探访，寻找机会与她们取得紧密联系。一会儿我们就要分手，大家都将感觉到，在愉快地度过了一个白天之后，晚上将会无精打采，索然寡味的。我的朋友帮我摆脱了这种忧思，他为我们请求主人，让我们可以即时告辞离去，因为他在学习上一贯是一个勤奋的大学生，今晚在德鲁逊海姆过夜，明天要按时回到斯特拉斯堡去上课。

我们两人默默无言地到达了过夜的地方，我内心里感到有一番情思在把我牵回故地，而他却有一番思绪，在我们到达目的地时，他立即向我披露了自己的心思。“你刚刚讲起的那个故事，”他开口说道，“真奇怪，你难道没有发觉，它会引起一个完全很特别的印象吗？”——“当然知道，”我答道，“可是，我为什么像是没觉察到，那位年长的姐姐听到好几个地方时，笑得不能自抑，小妹妹却一个劲地摇着脑袋，你们都彼此会意地看了看，你几乎到了忘乎所以的地步。我并不否认，我几乎给弄糊涂了，因为我想起，向这些善良的女孩子们谈起她们最好不熟悉的那种野孩子，使她们对冒险传奇中的人物产生一种男性不好的想法，这样做也许不妥当。”——“不会的！”那位朋友答道，“你难道没有猜到吗？你怎么会猜想到这件事呢？那两个善良的女孩子并非像你所认为的，完全不熟悉这样一些事情，在她们周围的广泛社交会促使她们去思考，在莱茵河对岸恰好有像你所说的那么一对夫妇，只是你说得有些夸大其词，神乎其神罢了。那个男子长得高大粗野，女子却娇小玲珑，非常小巧，他甚至可以用手把她捧起来。他们两人的其它情况，他们的历史同样也像你所叙述的一样，以致姑娘们非常严肃地问我，你是否认识这些人，并且非常好笑地谈起他们。我斩钉截铁地说：‘不！’你要是不把这个故事写出来倒还好一些。我们通过犹豫不决和用种种托词是会获得谅解的。”

我非常奇怪，我并没想到莱茵河这边或那边的一对夫妇，甚至我自己也无法说清，我怎么会突然产生这一想法。我的脑袋只是喜欢构思这样一些没有其它关联的笑话，在我讲故事时，我认为，别人也会持同样看法的。

当我回到城里重新学习时，我感到比原先要艰难得多，因为生性好动的人，要按计划硬撑着过多的工作，担任繁重的任务，一开始还过得去，后来就出现体力和精力难以支持，这时便有力